

张 恨 水

八十一 夢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梦 一 十 八

张 恨 水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成都

封面设计：杨守年 汪小灵

八 十 一 梦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6.5 插页1 字数127千
1980年7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三次印刷
印数：670,001—886,900册

书号：10374·181 定价：1.20 元

出版说明

张恨水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。他一生共创作了一百几十部中、长篇小说，其中不少作品，在广大读者中曾留下过深刻的印象。《八十一梦》是他抗日时期的创作。作家以辛辣之笔，巧妙的构思，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败，投机商人的巧取豪夺，画出了一幅“雾重庆”昏天黑地、五花八门的丑图。

通过这本书，可以使今天的读者，特别是青年读者，认识一下旧世界。

1977/10

目 录

楔 子	鼠齿下的剩余·····1
第 五 梦	号外号外·····4
第 八 梦	生财有道·····24
第 十 梦	狗头国一瞥·····41
第 十 五 梦	退回去了廿年·····55
第三十二梦	星期日·····75
第三十六梦	天堂之游·····100
第四十八梦	在钟馗帐下·····127
第五十五梦	忠实分子·····155
第七十二梦	我是孙悟空·····178

楔子 鼠齿下的剩余

前几年，我寄居北平，曾得一次作梦的怪病，头一落枕，梦神就来纠缠，起初还无所苦，两三月之后，却不胜其扰。向许多名医请教过，也无良法应付，直等我作了半年多的旅行，才把这梦躲开。

说话是若干年头了，这梦神又到四川的乱山茅屋纸窗下，把我找着。不论是黄昏，是夜半，是天明，甚至是中午，只要我睡到床上，梦神立刻就引导我到另一个世界去。那个世界里的七情变幻，比我们这世界紧张得多，有时刺激得过于厉害，把我睡直了的身体，惊动得坐了起来。梦醒之后，回想梦里那些情景，却也有不少可歌可泣的。因之，我每在睡眠朦胧，精神恍惚的时候，立刻把梦境重想一遍。到了次日早起，第一件事，就是抽笔展纸，把梦里的事情默写出来。有时梦境太离奇而有趣了，我等不到次日，半夜披衣起床，把案头的植物油灯点着，就狂写起来。

这样，或一日记下二三梦，或一日记一梦，或两三日记一梦，不知不觉写了一大卷纸。点点次数，共是八十一梦。

到了这里，我对太太说：“九九归一，可以收笔了。”就把这卷稿纸订了一个小册子，将我这玉钩斜的笔法，在封

面题了“八十一梦”四个大字。

山窗偶得余暇，自己展开来一读，想到梦里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昂头大笑一阵，却也足以解忧。不过反过来，再回想梦中的生离死别，未尝不是真事所反映的，又着实增加许多伤感，多少可以渗透一点人生意味。这样翻阅着，也不知有多少次。

总是为了自己不爱惜自己心血的缘故，让小孩子淋了些残汤剩汁在上面，在梦本之上，多添了一点油腥气。这就刺激了老鼠的特殊嗅觉器官，误认这一本空虚无所可求的梦稿，也可以是咀嚼的东西，到了晚上，直钻进我的故纸堆中，用它的牙与爪，切切实实把这本子磨勘一顿。

等我发觉了的时候，捧在手上一看，成了一捧稀破烂糟的纸渣。虽然我对写东西，并没有怎样敝帚自珍过，然而我所记下的许许多多的梦都不可复记了。对了那捧烂纸，真是哭笑不得。

女人总是比男人心细一些的。我那位她，对我懊丧之余，无以相慰，就费了两天的功夫，整理剪贴，居然把这堆乱纸还清理出来若干篇完好的，重新给我装订着。其间有差个三句五句，或三行五行的，我又随意写得联串起来。耗子大王，虽有始皇之威；而我也就是伏生之未死，还能拿出尚书于余烬呢。

好在所记的八十一梦是梦梦自告段落，纵然失落了中间许多篇，与各个梦里的故事无碍。为了免使耗子再来咀嚼所遗弃的残稿起见，就送到报馆的排字房，当我编报的材料。报

纸印出来千千万万张，耗子不能一一而咬之。既可搪塞工作，又可保留我的梦影，也就一举而两得了。

有人说：当抗战之时，文人既不能上前线杀敌，在后方也当做些相当有效的宣传工作，青天白日，向读报人大谈其梦，何其无聊？我对于朋友这样看得起，倒十分感激，因写二十八个字答复他：

“羞向朱门乞蔽蔽，荒山茅屋学忘机。卢生自说邯郸梦，未必槐阴没是非。”

闲言少说，诸公有对于当时的社会，感到不满的，看一看我写的梦中生活罢。

第五梦 号外号外

这是个半阴晴的天气，太阳在白灰色的云层里，时时地透露出来。这是四川的春季，已经是很好的天色了。

为了旧居的房屋，让雨冲洗坏了，只好暂住在旅馆。可是一家人拥挤在一间屋子里，非常不舒服；而且每日这两顿饭，就发生问题。妻又对我说：“这附近没有一点防空设备，象今天这样的天气，就颇为可虑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应当在空旷而有防空设备的地方赶快去找两间房子。至于要用多少钱，我们倒不必计较。”

自搬到这旅馆里来以后，妻始终是皱着眉头的。我听了这话，想起朋友介绍的新市区一所房子，立刻就去看房。

那是空旷岚垭里面，西式的楼房，背靠了一座小山，门口除了有三棵高大的梧桐树，还簇拥着一丛竹子。树竹之外，还有一片水田。远对高高的大山，偻偻在市区小巷子里的人，对于这环境，先有三分满意。那是一个六七层台阶的八字门楼，梧桐树的新绿叶子，撒了一片浓阴，把门前罩着。门是敞开的，门框上并没有贴着招徕的租帖，我疑心是走错了，踌躇着不敢上前。但根据朋友所说的门牌号数，那是对的，而且门上贴有一张“金寓”的字条，更与朋友所说的相符。

我就大着胆子，走上台阶，对门环轻轻敲了两下。这是北平与南京的规矩，颇不适用于重庆。我就只好走了进去，站在院子里咳嗽了两声。

这院子是个长方形的，三面白粉墙，东角有两棵枇杷树，西角一棵夹竹桃，鹅卵石面的地，长着浅浅的青苔，上面一带走廊，并排五开间房屋，这更让我满意了，心里自己告诉自己，假如这里有房子的话，决定在这里住下了。

正如此想着，出来一位五十上下的人，身着蓝绸长夹袄，鼻梁上架着大框圆眼镜，手里捧着一支水烟袋，缓缓走了出来，问道：“作啥子？”

我听他是本地口音，只得勉强操了下江川话，答道：“贵处有房子出佃吗？”

他道：“是哪一位介绍来的？我们并没有出租帖。”

我说：“是安生介绍来的。”

他有了一点笑容，点头道：“房子是有两间，我们要熟人介绍来的才出佃。阁下是不是姓张？”

我说：“是。”

他捧着水烟袋，走下了台阶，又问道：“阁下在银行里服务吗？”

我心想，这好象就是房东。恐怕不会欢迎穷措大，又含糊答应了一个“是”字。但我的良心立刻裁判我犯罪了。所以那个“是”字，说出来是很低微，几乎我自己都听不到。

他道：“贵处哪一省？”

我说：“安徽。”

他又问：“府上有多少人？”

我说：“两个大人，两个小孩。”

他问道：“府上只有这几个人吗？”说着，眼珠在眼镜里面向我周身一溜，他疑心我撒谎。

我说：“舍下人口很多，但都在故乡没有出来。”

他问：“你贵处沦陷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一度沦陷的，但已经收复多时了。”

他点点头说了一个“哦”字。

我心想，我还没成佃客，你已考问得够了。但我依然很客气，向他笑道：“房子在哪里？可以引我看一看吗？”

他将手上的纸媒，指了指走廊里面东首一间房子道：“就是这个。房子很好，用不着看。”不过他虽这样说了，倒是捧着水烟袋走上了台阶，引着我到门边，推开了门让我张望。

这是西式建筑，房子是前后间，地板油漆得光亮，靠墙一排纱窗，光线也很充足。

我完全满意了，就问这房租要多少钱一月？

他道：“我们重庆规矩，房子是论季佃的哟。”

我说：“我知道。问起来，当然是多少钱一个月。”

他把左手托了水烟袋，纸媒压在烟袋底下，右手来慢慢地搓着。眼皮下垂，沉着脸色道：“你看，这里有电灯，你随时搬进来，插上灯泡子就亮了。自来水也在附近……”

我说：“我相当满意，但是要多少钱一季呢？”

他说：“本来我们不出佃的，这不过是分给朋友住。每间屋子要一百六十块钱一个月，一季四个月，先交。另交押

租两个月。”

我沉吟了一会，笑说：“两间屋是三百二十元一月，一季是一千二百八十元，再加押租六百四十元，共要交出一千九百二十元，才可搬进屋子来住了。”

他说：“押租是要退还的。你看看，我们房后面这个防空壕，有多么结实！”

我本不想看，这样高贵的房价，根本我无力负担，话不必向下说了。但是他既提到了防空壕最好，我倒要看看。便问：“在什么地方？是打的山洞吗？”

那人满脸是笑容，点点头道：“可以来看看，就在这屋子后崖脚下。”

说着，他就在前面引路。我跟他转过这进屋子，后面又是一进屋子。在他房的后壁就是借石崖当墙。在石壁脚下，开了一个洞门，他开着外面的两扇白木门，扭着洞里的电灯，笑道：“你看罢，全市也不会找到我这样的几座防空壕。不说房租，就光是这座飞机洞洞，我们也可以卖人家五十元一张的防空证。假使府上有四个人，这房子算是白住，不过是出了四张防空证的钱罢了。”

他说着，一定要我进洞去看看，表示他所说的，实在是真情。我随他进去看看，这洞也不过丈来深，三四尺宽，除了这是在整个石山里打进去之外，也没有别的可宝贵之处。于是问道：“你先生就是房东了。”

他沉吟了一会子，引我出了洞，息着电灯，开了洞门，很久才答道：“这房子是我亲戚的，但我能作主。”

我这就断定他是房东了，因道：“房子我是十分满意的，这房钱可不可以……”

他不等我说完，仿佛象街上小贩子回价的声调，答应了我道地川调三个字：“没有少！”

我们已走到了堂屋里，我虽嫌着房钱过于昂贵，在一切条件上，妻是满意的。在万不能放松的当儿，我找了一点他让步的地位，因问道：“可不可以按月付款？”

他脸上一点笑容没有，摇摇头道：“本城的规矩，都是论季嘛！”

我觉得这房东有包孝肃的人格，铁面无私。只得告辞道：“好！我回去商量商量！”

他依然板着面孔，并不理会我。

就在这时，一阵吆唤的声音，破空而至，“号外，号外！日本军队总崩溃，我军收复南京的消息。号外号外，日本发生革命，下江日本军队大败的消息。”

“买号外，这里这里！”

“买号外呀！”

立刻大门外，一阵喧哗。先前几声吆唤，送进我的耳鼓，我还是侧了脸静心的听着，等到喊过了两遍，我忍不住了，转身就向大门外跑了去。

这地方虽然空旷，可是四面八方，都有房子。只见各屋子门里牵连不断地向外吐着人，全奔了大路上来，向两个报贩子围着。我抢上前，买得了一份，来不及找地方坐下，就站在路边水田埂上，两手捧着一张号外看。

果然纸上茶杯口大的题目：“东战场寇军总崩溃，我军今晨光复南京。”我定了一定神，再将消息的全文看看。那文字说：“今日公布消息：‘自去冬以来，东京迭被轰炸，日本人民，反战情绪日高。加之海洋封锁加紧，敌国物价腾涨，粮食缺乏，人民已无法生活，前三日，海军被英、美、荷联合舰队击溃，全国譁然。大阪首先发生民众革命，一部分驻军附和，警察未能干涉，次日风潮波及东京。皇军及军部要人，一律出逃。全国骚然。在中国敌军，初尚力守秘密，后以日本广播不断送出消息，敌军下级军官，首先动摇。东战场安庆、芜湖、南京、徐州、杭州敌军，于昨日上午，突然崩溃，纷占舟车，奔赴海口，企图回国。以上各城郊我游击队伍，由民众欢迎入城。首都附近，本有游击队极多。昨晚少数同志入城侦察，证实敌军大部已退。今晨拂晓，我游击队若干，由中华门向城内进攻。敌军略予抵抗，即溃奔下关而去。晨九时，我大批游击队入城。在城五十万人民，鹄立街头，燃爆竹欢迎，欢呼之声，上达云霄。并有人民将旧藏之国旗，升悬鼓楼，人民见之，肃立致敬，有喜极下泣者。我大队正规军已接得命令，赶赴南京，今日下午可到。其安庆以上之敌军，南北归路已断，将悉数被俘。’”

我将这张号外，一口气读完，只觉周身血管紧张，脊梁上出汗。心里头那一种愉快，立刻身子就象减轻了几十斤，也好象我变成了一个四五岁小孩子，不能平平稳稳地走路，必须跳着走。我这一跳，至少可以跳在那电线杆上坐着。我也怕这张号外读得太快了，有什么错误，两手捧了那张号

外，从头至尾，又看了一遍。果然，我们已光复了首都，扬子江上游的敌军，一齐要被俘。我想着妻住在旅馆苦闷的不得了，这一下子，可以高兴一阵了。于是拔开两腿，赶紧就向旅馆走去。

可是没有走到十步，就听到后面有人高声叫着：“张先生慢走！”

我回头看时，正是那位房东，老远抬起一只手来，向我招了几招。我回身迎着向前，他放下全副正经面孔，每个细胞里都堆出笑容来，向我点点头道：“我看你老哥是个规矩人，极愿意和你交一个朋友，若是你老哥有意佃我的房子，我愿减少一些房价，押佃那简直就不要了。”

我说：“好！多谢你的盛意。等我回去和太太商量好了，再来回信。”

房东道：“还有一件相因可以奉告的，就是我家许多木器家伙，都可以借用。”

我说：“那更好了，内人一定也满意。”

房东说：“我们收复南京了，阁下不回下江吗？”

我笑说：“回是要回去的，但是也不能马上就走。”

那房东听说，脸上透着有点懊丧，便吞吞吐吐道：“这号外是宣传品，那有浪样快哟？”

我也顾不了许多，说声：“再会！”径自向回家路上走来。

由小路走到大街，也不过十几分钟，又看到几个贩报小孩子，腋下夹着整叠的印刷品，手里飞舞着两张，口中大喊：“第二次号外！第二次号外！”

随了这叫唤声，街上人也就都围着卖报的纷纷抢着买。我挤了上前，买着一份，就站在人家店铺的屋檐下，两手捧着看。见那号外上，印着两行大题目，我军又收复镇江、常州，华北寇军全部动摇。再看那本文说：“公布消息：‘我军收复南京后，残余寇军，大部分乘火车顺京沪线东溃，少数由下关江面，乘轮逃走。镇江、常州两处少数寇军，得知南京寇军崩溃消息，已先数小时，截留火车，悉数逃往上海。我附郊游击队，兵不血刃，已入城安民。又据可靠情报，平绥线上寇军已孤军深入，准备撤退。山西寇军，且已由风陵渡北撤。平津寇军干部，一面搜刮财货，预备万一，一面放出议和消息，以定汉奸之心。华北寇军之总崩溃，其时期亦已来临矣。’”

我又定了一定神，想着，这两次号外，接连看来，消息也很有秩序，大概不会有什么夸张。果然如此，我为了职业关系，应当首先离川了。

我心里这样想着，一阵霹霹拍拍的爆竹声，把我惊醒过来，回头看时，我正站在一家小百货公司门口，有一个人操着南京口音道：“噫！这不是张师兄？请进来吃杯茶。”

我也认得这人，是在南京花牌楼开小洋货店的王老板。便笑道：“好了，王老板，我们快上夫子庙寄芳阁吃茶了。”

他也笑着，拉着我的手到他帐房里去坐。大概是十分高兴的缘故，在身上掏出钥匙，开了帐桌子抽屉，取出一筒三炮台香烟来敬客。

我笑道：“拿这样好的烟敬客，也太客气了。”

王老板笑道：“烟马上要落价了，这也算不得什么。回南京的时候，少不得还有许多事要请你帮忙。”

我说：“那当然。不过你这公司股东很多，都是有办法的人呀。”

王老板将脸色一正，把他坐着的椅子拖开了一步，低声向我道：“我这些伙计，在此地占我的便宜占够了。到了南京去，我自己有我自己的门面，有我自己的主顾；实不相瞒，在四川作了两三年生意，我也多少有了一点本钱；回去我要自己作生意，不同这些人合作了。”

我说：“你们都是共过患难的人，不应当……”

王老板抢着说：“现在有什么应当不应当？他们在重庆另作了许多外快生意，也没有分过我一文。回到南京去，他们的店面子没有了，只有我的，跟着合作下去，那只有他们图现成，我不干。”他说到高兴的时候，仿佛他已把所有的财产都收回来了，昂着头靠着椅背，颇是得意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小徒弟抢着进来报告：“洪老板来了。”

一言未了，便听到外面有人喊了进来道：“痛快痛快！日本鬼子也有今天。陶然兄，我们也买两千爆竹来放放罢。”

说着，只见一个胖子，满脸通红，满头是汗，手里拿了呢帽当扇子摇，一路笑着叫着，走了进来。

王老板道：“你看到号外了？”

洪老板道：“我买了，我都买了。”说着，在怀里掏出七八张号外放在桌上。

我们彼此也认得的，我道：“听说也只发过两次号外，